樂府

李白 四之五

樂府 共十二

李白卷四之五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四

樂府

關山月

士贇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也王褒詩云無復漢地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齊賢曰吴氏語錄曰太白詩如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褊淺矣天山在唐西州交河郡大山縣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幾聲歌曰長風萬里舉玉門關在唐沙州燉煌郡壽昌縣西北天山至玉門關不爲太遠而曰幾萬里者以月如出於天山耳非以天山爲度也

士贇曰漢書霍去病遂至祁連山顏師古曰即天山匈奴呼爲祁連蒼茫雲海見一卷註漢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

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漢下白登道胡窺

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齊賢曰史記韓王信降匈奴引兵至晉陽城下高祖往擊之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四十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徐廣注平城在鴈門唐書哥舒翰築城青海上吐番攻破之後築龍駒島吐番不敢近青海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十五里

士贇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蹋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嚴助傳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

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

齊賢曰戍此日遠客在上流戍隴陰曹子建七哀詩明月

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邑一作色關一作還〔士贇曰〕史漢高紀士卒皆歌思東歸曹植詩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潘岳詩撫琴長嘆息

獨漉篇〔士贇曰〕獨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中之獨祿篇也特太白集中祿字作漉字其間命意造辭亦模倣規擬特古詞爲父報仇太白則爲國雪恥耳今錄古詞于題下曰獨獨祿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嘡嘡雙鳧遊戲田畔我欲射鳧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遙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床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爲眞刀鳴削中倚床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

射惜其中道失歸路齊賢曰晉志獨鹿篇曰獨獨祿祿水中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澀盧谷切古詩越鳥巢南枝士贇曰曹植詩妾若濁水泥孟子越人彎弓而射之左思吳都賦喑鳴則彎弓阮籍詩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落葉別樹飄零

隨風客無所托悲與此同羅幃舒卷似有人開

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齊賢曰南史四王傳落葉何時還傳玄詩落葉隨風摧謝惠連雪賦曰從風飄零蘇子由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士贇曰宋玉風賦躋于羅帷經于洞房鮑照詩羅帳空卷舒江淹詩明月入綺窗鮑照詩頹隨明月入君懷左傳曰耦俱無猜雄劍掛

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繡澀苔生國恥未雪何

由成名齊賢曰列士傳曰眉間尺者眉間闊一尺楚人干將鏌邪之子楚王夫人嘗於

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臣命鏌邪鑄爲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鏌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羣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鏌邪殺之眉間尺因殺楚王　王子淵頌曰水斷蛟龍陸剸犀兕　王子年拾遺記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赴指其方則克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鮑照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　北語王子喬有一劍停空中作龍鳴虎虬徑飛天上　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劍陸斷犀象未足稱儁　唐太宗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

神鷹夢澤不顧鴟鳶爲君一擊鵬摶九天

左傳楚子田于江南之夢　許慎注淮南子曰九天八方中央也　幽冥錄楚文王少時雅好畋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王見其殊常故爲獵於雲夢之澤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獨瞪目遠瞻俄而雲際有一物翱翔飄颻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

之便疎翮而升矗若飛電須史羽墮如雪血洒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黄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此詩比興之意謂士之用世則當爲國聘立大功以成名猶神鷹之不顧凡鳥而但擊九天之鵬也

登高丘而望遠海

解題並此題樂録及無前開太白

此詩不過引秦皇漢武巡海求仙之事以通諷諫耳

登高丘望遠海六鼇骨已霜三山流安在〔齊賢曰〕魏文帝十五歌曰登山而遠望列子五山一曰岱輿二貟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其根無[illegible]連着隨潮波上下帝命巨鼇十五舉首戴之[illegible][illegible]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貟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萬計〔士贇曰〕登高望遠見一卷註宋玉賦高丘之阻陸雲九愍悲郢日登高丘以遐望見思遊

處之
淹留
扶桑半摧折白日沈光彩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
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淮南子曰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
于扶桑爰將始行是謂朏明王粲賦曰白日忽
其西匿江淹賦曰
日下壁而沈彩
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
空相待
郭景純遊仙詩神仙排雲出但
見金銀臺注齊威王使人入海求方丈
蓬萊瀛洲此三神山者神仙及不死之藥皆在
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東
方朔十洲記鍾山在北海子地上有金臺玉闕
亦元氣之所舍天帝之治處也史始皇本紀齊
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
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
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史孝武本紀
李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
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
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
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
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
居久之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
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精衛費木石黿鼉無所憑

齊賢曰博物志有鳥如烏之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
帝之女名女娃遊東海溺死其神化爲精衛嘗
取西山木石以塡東海士贇曰述異記昔炎帝
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塡
東海愁溺死也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
起九師東至九江叱黿鼉以爲梁江淹恨賦秦
皇按劒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方駕黿
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太白詩蓋祖江淹賦
也

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

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

齊賢曰始皇葬驪山漢武葬茂陵劉向傳
曰始皇冢見發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
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椁漢高紀項羽掘始皇

冢收其財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
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張孟陽七哀詩珠柙離
玉體珍寶見剽虜士贇曰史本紀二世皇帝九
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並天
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錮而致
椁宮觀百姓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漢武帝建元
二年置茂陵邑後葬茂陵虞世南諫山陵厚葬
書曰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
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
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
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漢劉向諫
厚葬疏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三
墳其高五十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
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
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
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
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徃
徃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牧者持火
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
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

之禍豈不哀哉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齊賢曰黃帝鑄鼎於湖邊因名鼎湖鼎成乘龍上天士贇曰荀悅漢紀論曰武帝窮兵極武百姓空竭鼎湖飛龍黃帝事見三卷注張衡西京賦曰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此言二君窮兵黷武如此若黃帝之上仙安可得也唐明皇亦好神仙喜邊功者此詩其有所諷乎

陽春歌

士贇曰歌錄陽春歌楚曲也即時景二十五曲之一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垂裊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戶中齊賢曰西京賦後宮則有蘭林披香士贇曰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有掖庭椒房披香發越注云長安有披香殿曹植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潘岳詩流芳未及歇鮑照詩曰文牕綉戶垂羅幕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

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齊賢曰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號李夫人初夫人兄延年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王因言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王士贇曰西京雜記漢孝成皇后趙飛燕體輕弱行步進退色如紅玉擅寵後宮漢書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張衡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

楊叛兒士贇曰樂録楊叛兒亦日西曲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內及長爲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語訛轉婆爲叛也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齊賢曰九域志新豐故驪戎國在京兆府

士贇曰西京雜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以此爲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悦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携持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

齊賢曰魏志張邈傳呂布自稱徐州刺史太祖征布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即此地阮嗣宗詩良辰在何許古楊叛曲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則懽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漢故事諸王出閤則賜博山香爐呂大臨考古圖曰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四環士贇曰西

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首作九層博山香鑪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注擬詩曰樫翠乘紫霞

雙燕離

士贇曰琴操三十六新曲中有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牕繡戶長相見士贇曰鮑照詩雙燕戲雲崖江淹詩願寄雙飛燕選詩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東方朔十洲記崐崙山上有玉樓十二鮑照詩文牕繡戶垂羅幕魏伯陽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栢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雛盡巢亦空齊賢曰漢元鼎二年作栢梁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栢爲之太初元年栢梁臺災虞氏家記吳自門闔廬作至秦始皇守宮吏燭燕窟失火燒宮而此樓故存士贇曰栢梁臺災師古曰天火曰災吳宮燕見三卷注憔悴一身

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中【齊賢曰】謝靈運詩羈雌戀舊侶南史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誓不嫁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士贇曰】選詩云無棄憔悴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寡婦不孀高誘曰寡婦曰孀漢李延年詩佳人難再得謝靈運詩寸心若不亮毛詩我心憂傷此篇其太白自嘆之作乎首四句是喻其待詔金鑾得幸時也栢梁失火去喻遭讒放還時也中三句喻從來王璘璘敗以累遭責時也末四句是自嗟嘆之語謂放逐之餘思君而不得再見安得不為之傷心乎吁亦可哀也已

山人勸酒【士贇曰】樂府觴酌七曲其一曰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士贇曰】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劉公幹詩珍木鬱蒼蒼

左思詩綠綺綺縈乃商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漢漢高山深谷逶迤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

春風爾來為阿誰

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

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音註】

【曰】張景陽詩曰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楚辭何所獨無芳草兮葛洪神仙傳伯山甫在華山精思服餌不老以藥與外生女服時年七十猶稍還少色如桃花阮籍詩曰自非王子晉誰能長美好莊子曰避世之士論語曰不知老之將至陶潛詩文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

各守

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

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illegible]】

史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

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爲畫策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迺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固請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

數闕感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士贇曰】孟子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高士傳山巨源舉嵇康自代康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劉孝標辨命論曰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班固荅賓戲曰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欻起字見北史崔浩傳云宋武帝徂帝欲取洛陽武作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貢使令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也

歸来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齊賢曰】史記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恥之逃隱于箕山上有許由冢九域志曰潁昌府唐之許州許昌郡有許由臺巢父臺【士贇曰】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逸史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

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遐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楚辭衆人皆濁我獨清陶潛詩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東漢吳漢傳意氣自若鮑照詩曰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此意謂巢由之矯激不若四皓之時行時止一出而國本定事成則復歸乎商山卷舒自在若無心之雲也中肅之德其至矣乎何以獨清爲哉太白蓋爲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所感而作是詩也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絶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女婿楊洄揣妃旨伺太子短譖爲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探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洄復搆瑛瑶琚與妃之兄薛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

議荅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廢爲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病數見庶人爲祟因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問政事徒耳高談闊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末句曰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亦深不滿於當時嵩嶽之隱者歟其意微而婉矣

于闐採花

【古今曰】樂録于闐採花者蕃胡四曲之一太白此篇則借明妃之事以興世之君子不遭明君賢不肖易置如明皇之思張九齡雖遣祭曲江竟何補哉此詩規意皆自國風中來讀者毋忽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花可

方比齊賢曰西域傳于闐國王治西域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竟寧元年匈奴請壻漢氏元帝以齊國王襄女名嬙字昭君妻之單于大喜石季倫王明君序王明君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王士贇曰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乃上書願保塞江淹賦曰無色類之賦可方

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

裏自古妬蛾眉胡沙埋皓齒齊賢曰西京雜記曰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爲人醜好老少必得眞元帝宮人頗多嘗令畫工圖之有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形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旣召見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毛延壽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爲人極醜皮膚若漆行年四十嫁不售齊宣燕於漸臺無鹽詣之召見爲陳四殆王立拆漸臺拜無鹽爲後離騷曰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枚叔七
發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士贇曰】楚辭朱
唇皓齒豐肉微骨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又美人
皓齒嫮以姱此篇是借前事引喻以刺時君昏瞶
借聽於人而賢不肖易
置者讀之令人感歎

鞠歌行【齊賢曰】王僧虔技錄有鞠歌行陸機序漢宮閣下有含章鞠室
靈芝鞠室【士贇曰】王僧虔宴樂技錄
相和歌平調七曲有鞠歌行太白此
詞始則傷士之遭讒發棄中則羨乎
四賢之遇合有時終則重嘆今人不
能如古人之識士也亦借此自况云耳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下和恥楚國青蠅
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荊山長號泣血人忠
臣死為刖足鬼【齊賢曰】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白頭

吟玷白信青蠅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中獻之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
足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璞哭於楚山下王使玉人理
其璞而得寶名曰和氏之璧尹文子曰魏有田父得玉徑尺不知玉棄之野鄰人盜以獻魏王
王召玉工相之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問其價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三郡可一觀
王立賜獻者食上大夫之祿[illegible]雖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箋云
興者謂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
冤

聽曲知寗戚夷吾因小妻

[illegible]通鑑外紀曰、齊桓公郊迎客
寗戚飯牛車下擊牛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
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聞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衣冠與語大命後車載之賜
衣冠與語大悅遂授以政管仲字夷吾潁上人論語管氏有三歸[illegible]、管子云齊桓公使管

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未悟其妍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魚水喻配偶也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文列女傳曰妾倩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倩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倩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倩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罼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

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倩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須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稱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爲說其詩管喜報公齊得以治云云

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

齊賢曰晉滅虞虜虞君與百里奚後爲穆姬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得之秦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楚以不與以五羖羊皮贖之穆公釋其囚與言大悅授以國政史須賈曰不自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曹植詩君如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齊賢曰呂氏春秋百里奚未遇時販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劉向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

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禁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趨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與曰與公孫被論政公孫枝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以爲上卿史伯夷傳曰閭巷之人砥名立行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也哉

朝歌鼓刀叟虎變磻谿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識此老翁

齊賢曰九域志朝歌隸衛州紂所都唐汲郡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磻谿石在鳳翔府號縣東南十八里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毛詩閟宮曰遂荒大東注荒奄也士贇曰史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

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武王已平商
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王括地志
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呂氏春秋太公釣
於兹泉遇文王酈元云磻溪中有泉謂之兹泉
積水爲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
高磯人迹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葢太公所居
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
兩膝遺迹猶存是磻溪之稱也其水清泠神異
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
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
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
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
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
知其異楚辭天問呂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
後何喜又思美人呂望屠於朝歌尚書大傳周
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尚釣得玉
璜刻曰周受命呂佐將子曰太公釣隱磻溪五
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
其釣太公跪石隱崖且不餌而釣仰詠俯
吟及暮而釋竿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奈何

今之人雙目送飛鴻士贇曰潘括詩命也可柰何管子法法篇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惟羽翼之故寡人有仲父猶飛鴻有羽翼也嵇康詩目送飛鴻手揮五絃此詩蓋深嘆今之人無知人之鑒卒之無可柰何惟有目送飛鴻以寄興耳太白負才而不用於時豈亦有感而作乎

幽澗泉士贇曰樂府幽澗泉者山水二十四曲之一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齊賢曰琴譜有幽澗泉曲書曰昔人祥之日常彈素琴素琴陶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士贇曰江淹賦獨醉夕引素琴晨張嵇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善手明

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颼飀兮萬尋士贇曰楊

華辭蘘曰絃者高張急徽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琴欲下聲顏延年詩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江淹山中楚辭風颼飀兮木道寒盧思道納涼賦曰動颼飀於翠帳

中見愁猿吊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齊賢曰】嵇叔夜琴賦曰紛淋浪以流離【士贇曰】江淹賦予影惸惸魂吳都賦猿父哀吟揮子長嘯楚詞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淚下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士贇曰】詩大序情發於聲選歸田賦彈五絃於妙指此謂澗泉松風之聲猿鳴容愁之狀皆寓於琴聲之中也

王昭君二首

【士贇曰】樂錄王昭君亦曰王嬙亦曰王明君清商曲

七曲之一也按文選石崇樂府王明君辭序曰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晉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爾張永元嘉技録相和歌吟嘆四句亦有王昭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 齊賢曰唐沙州壽昌縣西北有玉門關蔡琰胡笳曰天無涯兮地無邊 士贇曰玉門陽關是前註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 士贇曰陶潛詩素月出東嶺皜照詩曰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更然一去永滅入黃泉太白是用其意而易其辭謂漢月西沒猶有

京升之時若明妃之西嫁則無東歸之日矣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齊賢曰燕支山及圖畫並見前註漢書呼韓單于既死子達立昭君謂達曰將爲漢將爲胡曰爲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塚獨青士贇曰燕支山名見後幽州胡馬客歌註詩云螓首蛾眉選詩無棄蕉萃漢書匈奴傳嚴尤曰胡地沙鹵多乏水草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齊賢曰漢武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士贇曰胡地見前註此二篇蓋借漢事以詠當時公主出嫁異國者

中山孺子妾歌

士贇曰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眾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太白蓋即其題而賦之也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 齊賢曰孺子宮人也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曰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呂不韋使華陽夫人姊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士贇曰李延年妹事見陽春歌注 桃李出深井花豔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 齊賢曰翟公罷廷尉賓客皆去書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士贇曰選樂府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江淹賦羅與紈兮稿上春列子揚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

賤齊貴齊賤

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

齊賢曰王逸楚詞注芙蓉蓮華也傳玄鷹兎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班婕妤扇詩曰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張華詩玉臺生網絲士贇曰陸葬鄉中山王孫子妾歌歲暮寒飆及秋水落芙蕖李善注云爾雅曰荷芙蕖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曹植詩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樂啓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其侍人謝芳歌之或云珉與嫂婢謝芳有情嫂鞭撻過苦婢善歌而作此曲其辭曰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戚姬髡髮入

春市萬古共悲辛

士贇曰漢史呂皇后傳高祖崩呂后爲皇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迺欲倚汝子邪迺召趙王使人持鴆飲之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

荆州歌【士贇曰】樂錄都邑三十四曲有荆州樂又有荆州歌註云今荆南府也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荆州麥熟繭成蛾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齊賢曰】白帝城公孫述所築寰宇記曰灩澦堆在夔州西南三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在州東一里冬水淺石屹然露二百餘尺夏水漲沒水中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唐志江陵府本荆州南郡有荆門縣撥穀布穀項羽歌曰虞兮虞兮奈若何【士贇曰】按元和志白帝即夔州城所據與赤平山相接初公孫述殿前井有白龍出因號白帝山寰宇記曰公孫述據蜀土自稱曰白帝更魚復曰白帝城南都賦云白鶴飛兮繭曳緒翰曰猶蠶曳絲緒而相連者也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士贇曰】雉子班漢短

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亦曰鼓吹曲晉曰於穆我皇言武帝也北齊曰聖道洽言文宣之德無思不服也後周曰平東夏言高祖禽齊王於青州一舉定山東也按吳兢所引古辭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雉飛來從雌視以爲始作之辭然樂府之題亦如古詩題所謂關雎葛覃之類只取篇中一二字以命詩初無義也後人即物即事而賦故於題有義據此古詞無雉子班之語往往雉子班之作復在此古詞之前吳兢未之見也如吳均可憐雉子班又後人所作也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班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悍誰能爭作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

樂書深

三輔樂有車輪折脰伎倂邪伎青紫驪伎吳均
雉子班曰可憐雉子班羣飛集野何潘岳射雉
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生逸羣儁異之雉不但
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宋玉風賦曰北大王之
雄風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西京賦趫
悍虓豁射雉賦儁耿介之專心薛君韓詩章句
曰雉耿介之鳥拾遺錄曰魏禪晉之歲北闕下
得一雉白鷰以為祥物以金為籠置之宮內【士贇】
【曰】楚辭卜居喔咿嚅兒潘岳射雉賦越壑凌岑
飛鷰薄廩老子云天下莫能爭也南史劉裕曰
不復能草間求活

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

【齊賢】【曰】老
子天大地大善卷壇在沅洲杜山下莊子曰舜
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
衣皮毛夏日衣葛絺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
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又曰湯與務光天下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
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淮南子曰大青之始

也和順以寂寞注云清靜也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而不逆天暴物寂寞不擾民【士贇曰】易繫包犧氏始作八卦以類萬物之情莊子讓王篇湯伐桀克之以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曹植詩曰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鶡冠子曰上及太清天實之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太白此詩其有所諷歟

相逢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亦曰相逢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齊賢曰】西都賦曰紅塵四合李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維敷艷歌曰俯仰終阿那

古有所思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有所思文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其一曰有所思亦曰望佳人註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此樂侑食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齊賢曰】七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泰山莊子曰白波若山海賦曰白波如連山列子曰歸墟中有五山一岱輿二員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士贇曰】仙傳許遜隱西山作醉思仙之歌詩云我思古人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岸大桑木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太上帝太真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子變化萬端蓋無所形或有分形為百身十丈者選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

珠西來有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齊賢曰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註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齊居承華殿忽有一青鳥從西來集殿上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有三青鳥如烏大夾侍王母旁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漢桓帝時棄官入山嘗降蔡經家遣人召麻姑至一好女子年可十八九於頂上作髻手瓜似鳥士贇曰長鯨見一十卷註儀禮婦人拊心不哭陸機詩撫心痛荼毒郭璞詩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山海經青鳥者西王母之使也人首鳥身衣言衣而飛行门青鳥陶潛詩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又仙傳麻姑自與王遠會後即於海州東海衮玉山坐化至今有紀異觀奉其肉身觀有女道士焉

久別離

士贇曰樂録別離十九曲之一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窻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
書開緘使人嗟〔士贇曰〕錦字是用竇滔妻蘇氏織錦作回文詩贈夫事見織錦回文詩序至此腸斷彼心絕雲鬟綠鬢罷梳結愁如
回飆亂白雪〔齊賢曰〕鮑照詩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曹植詩何意回飆擧去
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
為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
青苔〔齊賢曰〕宋玉高唐賦序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士贇曰〕孟子君是以不果來也梁文帝秋胡行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張景陽詩青苔依空牆

白頭吟〔士贇曰〕樂府白頭吟始於卓文君事見詩內註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宫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齊賢曰】古今註曰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射雉賦鴛綺翼而經揖【士贇曰】錦水即成都錦江橋之水也圖經日汶江一名流江經縣南七里蜀守李氷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溉田萬頃蜀中謂流江為笮橋水此水濯錦鮮於他處晉符堅載記民謠日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宫詩云鴛鴦在梁生止則相偶飛則成雙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齊賢曰】漢武故事景帝問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公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外戚傳曰陳皇后長公主嫖女曾祖陳嬰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尚長公主生

女武帝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即位立爲皇后十餘年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策罷退居長門宮司馬長卿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按唐書王皇后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帝憫然動容阿忠后父仁皎云錄是久乃廢霈時王涇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後宮思慕之帝亦悔王涇之賦與相如事絕類太白可謂善於引喻矣古樂府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後漢竇玄別夫書曰衣不厭新人不厭故

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

樂府解題曰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古樂府長歌行曰百川東到海

何時復西歸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曰曉如山下雲皎若雲間月良人有兩意故與相訣別又曰今日斗酒間明日溝水頭蹀躞溝水上溝水東西流又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不聘妾焉何遜詩復如東流水未有西歸日夜雨滴空階號燈暗離室

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

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古詩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毛萇詩傳女蘿松蘿也

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

古今註曰孫興公問但猶黃帝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墮地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曰無也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妄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爲席號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乎江淹詩玉臺生網絲宋武帝寡慾

寧州嘗獻琥珀枕時將北伐以琥珀療金瘡帝悅命碎分賜諸將【士贇曰】晉東宮舊事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唐地理志秦州天水郡丹州丹陽郡土貢龍鬚席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后三十五條內有琥珀枕

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迴【齊賢曰】後漢何苗謂兄進曰覆水不收宜深思之竇玄舊妻與玄書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士贇曰】莊子云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古來得意不相負秪今惟見青陵臺【齊賢曰】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使舍人築青陵臺夫人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遂自縊韓亦死王怒埋之宿夕木生墳有鴛鴦棲其上音聲感人化爲蝴蝶臺在開封【士贇曰】王褒頌曰其得意如此此詩其爲明皇寵武妃廢王后而作乎其事詳見二卷註唐詩人多引春秋爲魯諱之義以漢武比明皇中間此義引事讀者

自見蓋王皇后乃元宗爲臨淄王時所聘龍鬚席則晉東宮事意有在矣琥珀枕則皇后亭意謂一枕遊仙之時夢中或昔相遇否則無再合之期矣辭悽意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詩得之矣

其二 【士贇曰】按此篇出入前篇語意多同或爲初本云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淩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 【齊賢曰】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天

子以爲郎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見上好神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因奏大人頌天子乃悦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士贇曰 司馬相如傳相如遊猟賦成奏之天子以爲郎後通邛筰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作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初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相如不憶貧賤日位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見求文君歎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

枝羞故林〔齊賢曰〕蘇秦嫂謝秦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趙岐註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士贇曰〕司馬相如傳相如客游梁歸而家貧無以自樂後於臨卭通卓文君文君夜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乃與文君之臨卭賣酒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爲富人茂陵事見前篇注劉琨詩咴下如流泉五起者五更而起也漢書曰雞三號天平明琴操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殖之妹所作也殖戰死妻泣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放聲長號杞城爲之頹投水死其妹悲之爲作是操梁乃殖字詳見左傳註

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鷫鸘裘在錦屏上自君一掛無由披

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顏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秖今惟有青陵臺齊賢曰趙后妹名合德有紫玉九雛釵西京雜記相如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鷞裘就市人楊昌貰酒淮南子注鷫鷞長脛綠色其形似鴈一曰鳳凰之別名也秦女弄玉吹簫樓上得仙故曰秦樓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異苑曰罽賓國王得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懸鏡照之覩影悲鳴一奮而絕士贇曰曹植詩云頭上金爵釵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府庫珍寶尤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立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礙人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嘗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殺之後詩中事雜見前篇註更不重述

採蓮曲 齊賢曰秦川唱采蓮歌今競渡船唱齊捷引笛唱綠虹丁船頭刻爲獸頭起齊景公公造采蓮舟令宮人綵女撑之 士贇曰樂録草木二十四曲内有采蓮曲

若耶谿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 齊賢曰樂書採蓮之舞衣紅繪短袖暈裙雲鬟髻乘綠船持花 士贇曰越絶書薛燭對越王曰若耶之溪涸而出銅今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甚有新致姬妾列侍古樂府江南詞曰江南可採蓮曹子建詩曰清風飄我衣

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士贇曰詩云搔首踟躕辛延年羽林郎詩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魏文帝詩念君客遊

思斷腸

臨江王節士歌 樂府遊俠曲二十一中有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風號沙宿瀟湘浦 楚辭湘君曰洞庭波兮木葉下月令仲秋鴻鴈來圖經湘水自陽海發源至零陵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瀟者水清深之名也 節士悲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送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若木長劍竦雲端宋玉風賦曰此大王之雄風又大言賦曰長劍耿介倚天外吳

都賦長鯨吞航脩鯢吐浪〔士贇曰〕韓詩外傳壯
士悲秋感陰氣也詩云泣涕如雨左思詩皓天
舒白日史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
去兮不復還漢書趙廣漢見事風生晉明帝紀
日斬鯨鯢
而拜園闕

司馬將軍歌〔士贇曰〕樂府遺聲征戍五曲內有司馬將軍歌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
征猛將如雲雷手中電擊倚天劍直斬長鯨海
水開〔齊賢曰〕九域志章華臺在江陵府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云在南郡華容縣漢
龔遂曰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甘氏星
經曰北落門師一星在羽林軍西南星明而角
則軍安寧小暗則天下兵起謝萬曰四座皆猛
將〔士贇曰〕晉載記論曰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意
此詩必有盜弄兵於荊楚者故朝廷遣兵平之
也魏文帝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

光彩玉色一何鮮隋賀若弼目揚素是猛將非謀將倚天劍見前詩王粲刀銘曰陸剸犀兕水截鯨鯢

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

晉王濬爲益州刺史作大船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咸熈五年伐吳以濬爲龍驤將軍與巴東將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人穀梁日出日治兵習戰也入日振旅習戰也周禮司常建九旗以待國事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西京雜記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爾雅釋名熊虎爲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

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爲嬰孩

唐藝文志有王帳經大將軍有此河魁在九星爲文曲楚辭惜誦曰冠切雲之崔嵬漢文六年匈奴大入以劉禮軍灞

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先驅至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曰我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曰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大驚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

羌笛橫吹阿嚲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

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虞子陽詩羌笛隴頭鳴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自西域傳法於張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晉桓伊善笛撰折楊柳落梅花尤盡巧妙漢高祖紀項莊請以劍舞淮南子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

士贇曰樂錄鼓角横吹十五曲內有梅花落註云胡笳曲也阿䢅迴亦曲名也史項羽紀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乂項王目樊噲曰非士也晉書祖逖與劉琨同寢中夜聞荒野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史項羽紀楚兵呼聲動天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上暢九垓

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

齊賢曰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教凱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所以示喜也漢宣帝甘露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題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士贇曰禮樂師凡軍大獻則鼓其凱樂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獻于社

君道曲

士贇曰太白自註云梁之雅歌有五篇今作一章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介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

無二土校可成牆積德為厚地【齊賢曰】禮記如天之無不覆尚言帝德廣運列子曰黃帝召天老力牧太山稽漢賛人牙信布賈誼策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小白齊祖公名吉吾管仲字劉備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士贇曰】軒后黃帝也常先太山稽黃帝之將相事見一卷注詩云予三之爪牙號云鳥用觜獸用牙以防衛己身管子法法篇桓公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詩綿箋云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校者以木為闌義見漢書注淮南子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誘曰山仁萬物生焉故為積德詩云謂地蓋厚

結襪子【齊賢曰】古樂府曰結襪子大抵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也【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中有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吾恩重

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齊賢曰】史燕世家秦滅燕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匿作於宋久之乃出其筑與其善衣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聞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吳世家公子光與王僚爭國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推匕首刺王僚鈹交於胷遂弒王僚公子光竟代立是爲吳王闔盧闔盧乃以專諸子爲卿應劭曰筑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西征賦筑聲厲而高奮徂譜歈以脫臏論衡曰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蒼死郭璞三蒼解詁曰臏膝蓋矐黃各反【士贇】【曰】漢書司馬遷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結客少年場行

【齊賢曰】鮑明遠有結客少年場行曹植結客篇

日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中有結客少年場註云取曹植詩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爲題始自鮑照文選李善註云范曄後漢書曰祭遵爲吏部所侵結客報之也李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爲遊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今太白之詩全祖此意

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鬉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齊賢曰】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紫燕顏延年赭白馬賦曰紫燕騑衛綠蛇衛轂相馬經目成一人者行千里張良傳曰平明而往【士贇曰】紫燕古駿馬名見三卷注楚辭鳴玉鑾之啾啾叔孫通傳先平明李尤馬鞍銘曰驅鶩馳逐騰踊覆蹊曹植詩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

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

挿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齊賢曰】越有處女能劍術越王聘之處女將北見王道逢老翁自稱袁公曰吾聞子善劍術願一觀之處女曰惟公試之袁公即跳於竹林橋折墮地處女即接末袁公操本以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杖擊之袁公飛上樹化爲白猿而去禮記居士錦帶荊軻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士贇曰】袁淑詩荊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史荊軻傳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珠襦凡俠客皆有之亦服飾如此

吳鴻劍名事見三卷註書萬夫之長宋王賦此大王之雄風也託交從劇孟買

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士贇曰】劇孟事見三卷註漢書地理志新豐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見前鵝欵兒註鮑照結客少年場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殺人都市中似是暗用郭解客殺楊季主上書人於闕下事

羞道易水寒從令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齊賢曰史記荊軻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士贇曰鄒陽傳曰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燕丹子曰荊軻與秦舞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既鼓鐘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荊軻刺秦皇事見前卷註可互觀之

長干行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地名也圖經長干里夫上元縣五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

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齊賢曰殷浩傳桓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吳都賦長干延屬注云江東謂山崗間爲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吏民居之號爲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屬韓詩考槃在干地下而廣曰干士贇曰後漢書郭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繞床字晉書劉家傳家牽衣繞床呼左傳稱俱無猜鮑照詩曰不受外嫌猜

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齊賢曰望夫臺在忠州南千里士贇曰陸士衡挽歌今爲灰與塵莊子盜跖篇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橋柱而死

十六君遠行瞿塘灔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

天上哀 齊賢曰 古樂府曰灎澦大如服瞿塘不可觸。灎澦在夔州西南二百步今夔州治去二里許 士贇曰 圖經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塘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灎澦堆在瞿塘峽蜀江之心水經註曰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沒名灎澦堆士人云灎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灎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人以此爲水候盖主月水張時不可行船也荊州記曰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 齊賢曰 張景陽詩曰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壁 士贇曰 謝莊月賦綠苔生閣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漢武帝詞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陸機詩落葉後秋衰鮑照詩別葉早辭風張景陽詩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鮑照詩人生

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

道遠直至長風沙補注曰渝州記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為三巴

又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朐忍至魚復為固周郡後乖以永寧為巴郡固陵為巴東徙龐義為巴西太守謂之三巴長風沙隷池州蓋江行地名也

其二

士贇曰宋山谷先生黃魯直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眞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絕尚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之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著瞑暗啽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今按啽囈字出列子註云夢寐中語也啽吾南切囈音詣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齊賢曰】九域志岳州巴陵郡治巴陵縣洞庭與岷江會于岳陽樓前東下鄂渚以趨于揚子揚子縣眞州所治舊爲揚州永貞縣【士贇曰】巴陵岳州之治也潯江記云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謂之巴陵鮑照詩九月寒陰合悲風斷君腸圖經揚子江在眞州揚子縣南與鎮江分界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齊賢曰】湘潭縣在潭州南九十里【士贇曰】隋潛詩去來何依依楚辭悲莫悲兮生離別選詩會少別日多寰宇記湘潭湘鄉湘原爲三湘在今潭州郭璞江賦察之無象尋之無邊謝靈運詩撥首訪行人蹟淵明詩今復在何處好乘

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緑蒲上翡翠錦屏中

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永復

愁風【齊賢曰】漢遲注馬樂左曰蕭浮雲驄上馳謝靈運詩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曹植詩朝發鸞臺夕宿蘭渚公孫乘月賦鵾雞鮮於蘭渚古樂府文彩雙鴛鴦說文翡赤雀翠青雀也古詩今爲蕩子婦【士贇曰】庾曰南史暨北齊盧士深妻崔義林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靧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顏容

古朗月行【齊賢曰】鮑照朗月行曰朗月出東山【士贇曰】樂府遺聲齊景二十五曲中有明月篇及明月子亦日朗月子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白

雲端齊賢曰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離騷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只就解題曰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士贇曰陸襟詩北徵傳臺女宗房云日似彈丸月似鏡體仙人垂兩足桂樹作團團白兔擣藥成問言誰與餐齊賢曰仙人吳剛斫桂樹每斫輒合士贇曰太平御覽虞喜安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傳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擣藥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齊賢曰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士贇曰蟾蜍蝕月見一卷註海賦大明轆轤於金樞之穴翔陽駭逸於扶桑之津李善曰大明月也言月將夕也周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揚雄羽獵賦天清日晏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齊賢曰春秋感精符日月者陰之精士贇曰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

宗積而成獸象兎考靈曜曰月爲陰精曹植詩去去不復道論語其餘不足觀也已

憂來其如何悽愴摧心肝

齊賢曰顏延年詩悽愴山陽賦士贇曰曹植詩憂來無方人莫我知詩云夜如何其棗據詩惻愴心哀傷歐陽建詩痛酷摧心肝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按此詩借月以引與日君象月后象蓋爲安祿山之叛兆於貴妃而作也玄宗自天寶後內嬖貴妃妃復私祿山傾動天下祿山叛帝幸蜀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國忠死兵不辭帝使力士問故荅曰禍本尚在不得已與妃訣引去縊祠下此即所謂蟾蜍食圓影大明夜已殘也至於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謂時無能人誅祿山之人掃清國步也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者謂貴妃以淫亂召禍言之恥也固不足觀矣然天下由此而亂乃自之所深憂而心肝爲之摧也其忠憤之意溢於辭外亦哀而不傷者歟

上之回

士贇曰漢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幸焉其歌稱

帝遊石闕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蓋誇時事也魏曰克宮渡言曹公破袁紹於宮渡也吳曰烏林言周瑜破魏武於烏林也晉曰宣輔政言宣帝之業也梁曰道亡言東昏失道義師起樊鄧也北齊曰珍關隴言神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也後周曰平竇泰言太祖討平竇泰也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齊賢曰】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上林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士贇曰】漢郊祀志曰武帝作通天之臺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註曰甬道飛閣複道也鮑照詩璇題納行月

恩踈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齊賢曰】書冏經于樂史記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史匈奴傳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士贇曰】史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

巡之史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七啓情放意蕩淫樂未終史記爲之金輿緫衡以繫其飾

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

齊賢曰天子曰萬乘日行黃道人人君動法於日也楚辭建彩虹以招指沈休文詩標峯綵虹外劉向思古曰褰虹旗於玉門細柳在長安西北甘泉在馮翊雲陽縣史記始皇作信宮渭南自信宮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梁簡文上之回云前旆拂回中後車偶桂宮王貫曰萬乘見一卷註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日君象故天子所行之道亦日黃道王沈賦曳招搖之脩旗若蛇虹之垂天史匈奴傳孝文時匈奴大入上郡雲中殺掠乃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鋒火通於甘泉長安又候騎至甘泉註云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

天屯兵處

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瑤池宴歸來樂未窮【齊賢曰】渭川老呂望也望釣于磻溪在今鳳翔郿縣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山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周穆王乘八駿升崐崘之丘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此窮終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士贇曰】此詩言秦皇漢武之幸回中者不過弱志於神仙之事而已豈知求賢哉時明皇亦好神仙其諷諫之作歟

獨不見【士贇曰】樂府遺聲總思二十五曲中有獨不見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齊賢曰】曹子建詩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契丹有黃龍府【士贇曰】唐書傳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蓋丁零之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猱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

又地理志奚州州十七府一註曰唐萬歲通天元年以乙室活部落置信州僑治范陽境縣一

黃龍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齊賢曰】天山冬夏常有雪漢西域傳【士贇曰】史匈奴傳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唐伊州西河舊事曰白山即天山祈連恐非也唐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卜烏城等守捉十四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

春蕙忽秋草莎雞鳴西池風摧寒梭響月入霜閨悲【齊賢曰】詩六月莎雞振羽陳翥曰即今紡緯促織也其鳴聲切類紡緯或謂紡緯青如促織而大則促織紡緯不同也謝惠連詩霄月皓中閨【士贇曰】選古詩傷彼蘭蕙花將隨秋草萎

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

獨不見流淚空自知【齊賢曰】詩螓首蛾眉詩終然允臧【士贇曰】晉書桓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太白亦此意也潘岳笙賦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諡爲說此詩故心人不見

白紵辭【士贇曰】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鳧歌有白鳧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鄉水國自多鳧鶩故興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入清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即白紵也在吳歌爲白紵在雅歌爲子夜梁武令沈約更制其辭焉古辭云白紵白質如輕雲色似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本白紵與子夜一曲也在吳爲白紵在晉爲子夜故梁武本白紵而爲子夜四時歌後之爲此歌

者曰白紵則一曲曰子夜則四曲今取白紵於白紵取四時歌於子夜其實一也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

綠水長袖拂面為君起〔齊賢曰〕曹子建詩誰為發皓齒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序曰天下之佳人莫如楚國楚國之麗者莫如臣里臣里之美者莫如臣東家之子晉俳歌曰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唐禮樂志曰白紵吳舞淮南子曰手會淥水之趨高誘曰淥水古詩西京賦奮長袖之颯纚蜀都賦紵長袖而屢舞〔士贇曰〕陸機詩其崖揚清歌呂氏春秋韓子曰長袖善舞古白紵辭皆此句法恐是一體

寒雲夜捲霜

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

日落歌吹濛〔齊賢曰〕陸士衡樂府玉顏侔瓊蕤方言曰吳有館娃宮謝元暉詩冊

遠館娃宮（士贇曰）顏延年集胡風南埜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宋玉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楚辭滿堂兮美人阮籍詩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郡縣志靈巖山在平江府城西二十四里吳王之別苑在焉有館娃宮琴臺響屧廊西施洞太白此詞全篇句意間架並是擬鮑明遠者今錄鮑辭于后可參看之朱脣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弦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鴈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杜少陵所謂俊逸鮑參軍者其此之謂歟

其二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齊賢曰）鮑照白紵曲曰千金顧笑買芳年（士贇曰）鮑照白紵辭絃悲管清月將入東漢崔駰傳同价百萬一笑千金

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齊賢曰）七啓曰袨輕

穀之纖羅士贇曰鮑照詩月似垂霧羅詩大序亡國之音哀以思陸機詩曰倣貌色斯升哀音承顔作陽春白雪事見二卷注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顧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齊賢曰晉志子夜造此歌莊子南溟者天池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士贇曰子夜吳歌見題注樂記樂者心之動也史范雎傳須賈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其三

吳刀剪綵縫舞衣明粧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齊賢曰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長安有狹邪日麗服鮮芳春短歌日蘋以春暉士贇曰鮑照白紵舞歌辭吳刀楚製爲佩褘列子拭背揚眉而望之傾城獨立見前註激楚結風醉忘

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掛纓君莫違【齊賢曰】枚乘七發激楚之結風上林賦激楚結風七命曰激楚迴流風結飛燕外傳趙后手抽紫玉九鶵釵爲趙昭儀蔘髻【士贇曰】楚詞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註曰激楚清聲也成公綏嘯賦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鮑照白紵辭車高馬煩客忘歸陸機詩置酒高堂悲歌臨觴按此三篇句意字亘皆與明遠者相出入豈此曲體製當如是邪抑擬之而作也會有知言者矣

鳴鴈行【士贇曰】樂府遺聲鳥獸二十一曲中有鳴鴈行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齊賢曰】後漢書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鴈門鄉【士贇曰】謝靈運詩噭噭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淮南子曰北方曰積冰曰委羽高誘曰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漢書鴈門郡有樓煩縣邊塞故曰關江淹詩乃至鴈門關——

銜蘆枝南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

齊賢曰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避矰繳蜀都賦候鴈銜蘆劉淵林註曰銜蘆以禦矰繳令不得截其翼士贇曰說文岱山高峻鳥飛不越推有一缺門鴈來往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鷹鴈過鷹多捉而食之鴈欲過皆相待兩兩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過缺中鷹見蘆懼之不敢捉古詩銜蘆過岱嶺直望鷥鶩洲

客居煙波寄湘吴凌霜觸雪毛體枯晨逢矰繳驚相呼聞弦虛墜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為乎

齊賢曰周禮矰矢也鄭康成曰結繳於詩謂之矰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之若反西都賦矰繳相纏應德璉曰胡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戰國策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桂陽郡有白鶴降于城樓上或彈之鶴以瓜攫板成書曰

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君彈何爲【士贇曰】戰國策更嬴與魏王處於廡下有鴈雙飛東方更嬴虛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嬴曰其飛徐其鳴悲徐其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痛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下者崔豹古今注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常銜長蘆可數寸以防矰繳鳥音曾繳音酌周禮母得春夏採卵彈射飛鳥披此詩其太白遭難避禍而作觀其辭亦可哀矣

妾薄命【士贇曰】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亦曰惟日月曹植有妾薄命篇其事出於漢書許后傳曰柰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今大白則爲漢武廢后陳皇后而作末章詩句則有所感寓也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

珠玉【齊賢曰】王逸註天問曰東方皡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士贇曰】阿嬌陳皇后小名事見前註後漢趙壹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

踈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士贇曰】漢陳皇后傳后擅寵嬌貴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若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奉虛令以埜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以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

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齊賢曰】後漢何苗謂兄進曰覆水不收宜深思之【士贇曰】陳琳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王粲詩曰一別如雨齊曰如雨之降不還雲中鮑照詩寫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自命安能行嘆復坐愁

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

時好 齊賢曰王逸註楚辭芙蓉蓮華也說苑曰安陵纏寵於楚共王江乙謂纏曰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 士贇曰陶潛詩曰昔爲三春蕖今作秋蓮房意出於此特易其字耳漢書李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幸於二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毛詩他人是媮陶潛詩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太白之詩其旨出於國風往往寄興深遠欲言詩事則借古喻今此時雖言漢武之事而意則實在於明皇王后也二后事迹前後一轍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究其所原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諲作翠羽帳賦冀以諷帝而夫婦之天卒莫能回太白此詩其作於翠羽帳賦之後乎不然何以有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之語哉辭意悽斷讀之令人感歎

幽州胡馬客歌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齊賢曰】尚書流共工于幽州九域志幽州九域志幽州大都督范陽盧龍兩城節度【士贇曰】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本涿郡天寶元年更名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雙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齊賢曰】樓蘭國後改爲鄯善治杅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士贇曰】蜀志張飛雄壯威猛萬人之敵也史匈奴傳士能彎弓盡爲甲騎謝元暉詩雲端楚山見漢書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六千一百里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兇殘【齊賢曰】匈奴傳單于遣漢書曰胡者天之驕子神爵中呼韓邪單于使人告右賢貴人令殺右賢王都隆奇因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爲屠耆單于發兵擊呼韓邪呼韓邪敗走屠耆信讒殺右賢王父子父子於是呼揭王恐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自立爲車犁單于烏籍都

亦自立爲烏藉單于乃立單于【士贇曰】古詩遊子不顧返史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天驕見二卷註漢宣帝紀三年詔匈奴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書取彼兇殘歐陽堅石詩念昔搆兇殘

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

【齊賢曰】漢書匈奴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蜀都賦曰割芳鮮酌清酤子虛賦割鮮染輪【士贇曰】漢匈奴傳匈奴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史匈奴傳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割鮮見一卷註

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赬玉盤

【齊賢曰】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藝文類聚曰漢明帝宴羣臣大官進櫻以赤英盤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挑同色羣臣皆笑是空盤【士贇曰】燕支山是契丹之境按唐書地理志契丹州十七府一註云威州本遼州武德二年以內稽部落置初治燕支城史記正義曰焉音煙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

丹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祁連燕支二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栢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

齊賢曰詩翻飛維鳥

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

齊賢曰天官書旄頭胡星也蜂攢猬蜂之聚叢也士贇曰史天官書昴曰旄頭胡星也正義曰昴一星為旄頭胡星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憂兵之象也選任彥昇集序曰昴宿垂芒

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

齊賢曰尚書餘波入于流沙班固曰張掖居延澤乃古流沙魏大武分四道出西域一自玉門流沙西行至鄯善一自玉門度流沙北行至車師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遶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則流沙來一迆矣

〔士贇曰〕揚子或問名將曰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隋宇文欣嘗謂所親曰自古名將惟韓白衛霍爲美談徐敬業詩數奇良可嘆陸機詩春遊良可嘆

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

〔齊賢曰〕甘氏星經曰狼一星芒角動憂兵起色青黑赤兵起楚詞舉長矢兮射天狼〔士贇曰〕史天官書參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爲野將王侵掠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亦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賊之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大變色亦如之矢不直狼又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楚辭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四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五

樂府

門有車馬客行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琴調三十八曲有門有市馬客行

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陸士衡樂府門有車馬客行曰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陳平門多長者車轍白日行曰白馬黃金鞍揚揮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張景陽詩朱軒曜金城又門有車馬客行曰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與此同意鮑照野鵝賦曰對鍾鼓之悲辛左傳左輪朱殺揚子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然已泰乎劉向傳今王氏朱輪華轂艶照代門有車馬客行云門有車馬客問客何鄉士捷步往相訊果得舊

鄉里
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士贇曰李陵詩望淒悲風至對酒不
能酬鮑照詩停觴不御欲誰須嗟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齊賢曰結
客少年場曰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任昉詩曰結懽二十載生死一交情陶潛詩閑居三十
載士贇曰江淹詩渺然萬里遊漢馮奉世傳要功萬里之外鮑照詩鼙遊越萬里曹植七啓曰
志飄飄焉蹺蹺焉若狹六合而隘九州鮑照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空談帝王
略紫綬不掛身齊賢曰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元德百官公卿
表曰侯金印紫綬前漢書曰丞相金印紫綬士贇曰前漢叔孫通贊語曰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史蔡澤傳結紫綬於腰後漢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雄劍藏玉匣陰
符生素塵齊賢曰戰國策曰蘇秦發書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
士贇曰雜劍見二卷註唐書藝文志集註陰符經一卷註云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

淳風李筌李給李騭李銳楊晟註又李筌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一卷註云筌號少室山達觀子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經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至驪山老母傳其說

廓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齊賢曰宋玉九辨曰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註喪志失耦塊獨立也士贇曰莊子云瓢落無所容謝靈運詩序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嘆

借問宗黨間多為泉下人齊賢曰爾雅有宗族有母黨妻黨世說庾道季曰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士贇曰古詩潛寐黃泉下千載不復朝繆襲挽歌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生昔百戰役死託萬鬼鄰齊賢曰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陸士衡挽詩曰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士贇曰山海經云東海中蟠桃其卑枝間曰東北鬼門萬里出入也

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惻愴竟何道存

亡任大鈞【齊賢曰】劉公幹詩曰凉風吹沙礫賈誼賦曰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士贇曰】詩云北風其凉漢書大風揚沙石晝晦鮑照詩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周秦者東西二都也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戾陶潛詩天運苟如此又死去何所道又惻愴何所悲漢書鵩賦註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良曰言天地輪轉萬物生死之理坱圠無際也陸機門有車馬客行云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投袂赴門堂攬衣不及裳拊膺攜客泣掩淚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交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成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太白此詩與陸機詩相出入故全錄

君子有所思行

【齊賢曰】樂府解題君子有所思言雕室麗色不足為久懽宴安滿盈所宜敬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君子有所思行相和

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
也文選有陸士衡之作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憑崖望咸陽宮闕羅

北極（齊賢曰）東都賦結雲閣冠南山南山終南
也王逸九思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註
青冥雲也莊子曰和之以天倪咸陽縣在京兆
府西四十里秦漢隋唐所都（士贇曰）詩云終南
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西都賦漢之西都
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
太華終南之山楚詞據青冥而攄虹咸陽即西
都唐建都於此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勾陳
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天運無
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
共之

萬井驚畫出九衢如絃直渭水銀河清橫天

流不息（齊賢曰）鄭康成云方百里爲一同積萬
井九萬夫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六
在道西三在道東西都賦曰街衢洞達閭閻且
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選詩直如朱絲絃（士贇）

日前漢刑法志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鮑照詩馳道直如髮袁淑詩信行直如弦書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三輔記秦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浮橋南渡以法牽牛

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赩

齊賢曰堯治天下不知治歟不治歟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江文通詩曰瑤草正翕赩琴賦曰瑤瑾翕赩士贇曰左傳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選詩文物共葳蕤文中子曰大哉中國衣冠之所自出也

廐馬散連山軍容威絕域

齊賢曰唐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以張萬歲領羣牧自正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六萬六千置八方四十八監食貨志正觀初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齊糧唐兵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以處兵外有南衙北衙禁軍士贇曰周禮六繫爲廐一僕夫詩云乘馬在廐摧之秣之連山即祈連山也見二卷註前漢胡建傳軍容不入

國張緯天台賦云邈彼絕域
伊皐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鍾樂未休榮去老還逼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東海金何曾西飛匿齊賢曰漢書伊皐之徒曹子建詩白日忽西匿士贇曰伊尹皐陶衛青霍去病也記老者不以筋力爲禮鮑照詩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曹植詩日圓景光未滿易豐卦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吳越春秋日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晉天文志日爲太陽之宗書自朝至于日中昃䟽日日中則昃謂過中則斜側也陳子昂詩徵月生東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己朝凝王粲登樓賦白日忽其西匿
無作牛山悲惻愴淚沾臆齊賢曰王仲宣詩惻愴令吾悲士贇曰齊景公悲牛山亭見二卷注陸機詩惻愴論存亡周弘正送歸葬詩先後能幾時空使淚沾臆唐至於天寶盛之極矣此詩乃戒滿盈之作也可謂憂深思遠者矣

東海有勇婦　代關中有貞女又作賢女〔士贇曰〕樂府正聲漢鞞舞歌五曲有關中有賢女魏曰明明魏皇帝晉曰洪業篇

梁山感杞妻痛哭為之傾金石忽頹開都由激深情〔齊賢曰〕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趙岐注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効其哭家語云至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士贇曰〕劉向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周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周下闘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汙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

吾所知也遂進闘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夫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顔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闘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又崔豹古今註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劉向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

東海有勇婦何慚蘇

子卿學劒越處子超然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躩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豁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十一補曰】漢書蘇武字子卿使匈奴單于欲降之留十九年竟不降全節歸漢處子學劒見四卷註鮑照詩捐軀報明主後漢耿恭傳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鮑照詩白刃起相讎曹植詩素雪云飛詩云悠悠蒼天鄒陽上書曰精誠變天地莊子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漢張耳傳野無交兵左傳未有伉儷注伉伉敵也儷偶也漢董仲舒傳周道粲然復興易男女以正天地之大義也北海李史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光榮【十二補曰】後漢仲長統傳表德行以厲風俗晉桓溫曰流芳百世潘岳詩流

芳未及歌曹植詩名在壯士籍漢書李陵曰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曹植求自試表名稱垂於竹帛漢貢禹書曰財多而光榮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肯不如一女英士贇曰漢刑法志孝文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乃罵女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詔除肉刑具為令列女傳趙津女涓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女子持楫而前曰妾父聞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涓乃攘袂操楫而請簡子許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詞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

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
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棹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
爲夫人孟子曰
舜之子亦不肖

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 圖 齊賢

史
刺客傳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甚尊寵之及智
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
漆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日必爲報
讎而死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中匕首欲
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之則豫讓內持
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
爲啞行乞於市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
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使人問之豫讓
也於是乃數豫讓使兵圍之豫讓曰今日之事
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
意則雖死不恨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
與豫讓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
伯矣遂拔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
涕泣

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

買虛聲豈如東海婦事立獨揚名

通鑑外紀曰吳王僚子慶忌居衛養士欲報仇闔廬患之伍子胥薦要離要離曰請君罪以逐臣殺臣妻子焚之往投近必得近而圖之闔廬從其謀要離奔衛有間與慶忌涉江中流因風勢抽戈擊慶忌力薄不制慶忌捽而投之江浮則又取而殺之如是者三慶忌曰舍妻子爲君患也得來近吾謀也弱力敢加兵於吾勇也赦之闔廬將厚賞之曰殺妻子以便事不仁爲故主殺新主不義捽而三入三出於江臣已辱矣伏劍而死

吳越春秋吳王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願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偃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大王患慶忌乎吾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

妻焚棄於市要離乃遂如衛求見慶忌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中流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江淹書曰進不買聲名於天下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黃葛篇

[illegible] 樂府遺聲草木二十一曲中有種葛辭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冪青煙蔓長條繚繞幾

百尺【士贇曰】詩云綿綿葛藟在河之滸註云興也綿綿長不絶之貌箋云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絶

閨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齊賢曰】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即此意陸士衡詩曰擢手如振素精爲絺粗爲綌【士贇曰】古詩纖纖出素手扎扎弄機杼詩葛覃註曰精曰絺粗曰綌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說見綿綿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縫爲絶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齊賢曰】謝惠連詩縫爲萬里衣九域志日南縣隸愛州九眞郡蒼梧山見三卷註大火心星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士贇曰】琴操雍門周曰遠赴絶國無相見期江淹別賦一去絶國詎相見期漢書武帝紀曰

使絶國師古曰遠絶之國謂聲教之外詩七月流火註曰大火者寒暑之假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前漢律歷志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唐地理志嶺南道有驩州日南郡梧州蒼梧郡記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註曰絺綌也古詩過時而不採太白此詩忠厚之意發於情性風雅之作也今世蚍蜉輩作詩評乃謂太白詩全無關於人倫風教可是

亦未之思耳

白馬篇

【齊賢曰】曹子建有白馬篇【士贇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龍馬花雪白金鞍五陵豪【齊賢曰】以上爲龍周官馬八尺漢書原涉傳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此爲五陵而霸杜皆不與【士贇曰】後漢馬皇后傳云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五臣選江淹別賦至若龍馬金鞍朱軒謗軸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

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良曰
杜陵霸陵在南餘五陵皆在北故曰五陵漢書
曰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
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也秋

霜切玉劒落日明珠袍【齊賢曰】王子年拾遺曰越勾踐以白牛馬祠昆
吾山之神以其山赤金成八劒一曰掩日二轉
魄三斷水四懸翦五驚鯢六滅魄七却邪八眞
剛以切玉斷金如刻削上木九離風珠袍綴珠
袍縫也【士贇曰】東方朔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
獻昆吾刀長一尺切玉
如泥珠袍者俠客之服**鬬雞事萬乘軒蓋一何**

高弓擢南山虎手接大行猿【齊賢曰】說苑曰翟
璜乘軒車蓋華蓋田
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魏文帝
詩西山一何高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
之獶而右摶雕虎【士贇曰】鬬雞及萬乘事並見
二卷註前漢于定國父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
容高蓋車曹植詩
曰仰手接飛猱**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

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士贇曰】漢書楊惲書曰酒後耳熱穀梁傳孟勞魯之寶刀賈誼傳秦刈民如草菅劇孟事見三卷註詩云以遨以遊

發憤去函谷

從軍向臨洮叱咤萬戰場匈奴盡奔逃【齊賢曰】漢武置弘農縣於秦故函谷關謂道形如函即肴郄所謂秦有松栢之塞唐志隴右道洮州臨洮郡治臨洮縣今爲西和州築長城起臨洮今在州西二十里由崆峒山傍洮水東孫子曰百戰百勝【士贇曰】函谷關及從軍事見二卷註臨洮洮水名漢唐以爲塞在隴西仲長統傳曰豈可鞭笞叱咤唯我所爲者乎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蘇武詩行行在戰場

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齊賢曰】季布傳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周昌傳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皆卑下之【士贇曰】漢書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蕭曹蕭何曹參皆漢相國

羞入原憲室荒淫隱蓬蒿【齊賢曰】外記子貢家累千金原憲不厭糟

糠覈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之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病乎憲曰貧也非病【士贇曰】史原憲字子思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衞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劉向新序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屣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亡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阮籍詩偏俛趣荒淫莊子翱翔蓬蒿之間趙岐三輔決録註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没人也此詩寓興於褒寄揚於抑深得國風之旨讀者宜細味之

鳳笙篇

（士贇曰）樂府遺聲歌舞二十一曲中有鳳笙篇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崐丘綵鳳鳴始聞鍊氣飡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欲嘆離聲發絳唇更嗟別調流纖指

（齊賢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事見前注說文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鳳身蓋其簧十二以應十二律其一以象閏離騷註曰三成為崐崙丘謂崐崙丘三重故以名鳳翔於崐丘抱朴子曰合金液唯金難得古秤一斤於今為二斤率不過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

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都合用四十
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又曰金液入口則其
身皆金色老子受之於元君五星經曰天上白
玉京黃金闕曹子建詩去去莫復道謝靈運詩
聮翩何窮已洛神賦曰丹唇外朗士贇曰鮑照
詩淮南王學長生服食煉氣續仙經真誥曰金
液煉形神仙大真夫人傳曰仙方凡有九品六
名太清金液之華靈樞金景內經上界玉京註
曰玉京無為天也古詩迢迢牛女星謝惠連詩
去去情彌遲吳越春秋勾踐將伐吳乃命國人
與之訣而國人悲哀作離別之聲鮑照詩倦客
惡離聲陸機詩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
吐清響雅舞播幽蘭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
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
向函關訪道應尋緱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
遇浮丘斷不還士贇曰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

尹洛間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四十餘
年後於山中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
於緱氏山至是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
舉手謝時人而去時有童謡曰王子喬好神仙
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雲一鼓氣
吹日精長不歸秋山露泠沾君衣曹植詩一往
不復還此篇、
遊仙詩也

怨歌行

齊賢曰一作長安見內人出嫁令余代爲怨歌行士贇曰歌録
曰怨歌行古辭也漢班婕妤擬之見
文選王僧虔技録相和歌楚調十曲
有怨詩亦曰怨歌行
亦曰明月照高樓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
屏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士贇曰宋玉神女賦美貌橫生
曄乎如花溫乎如瑩註說文曰瑩玉色也禮記
山立玉色漢羊勝屏風賦曰屏風鞈匝蔽我君

于重龍累秀香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黄宋
玉高唐賦曰願薦枕席巻衣事見本巻後篇註

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沈憂能傷人緑鬢成
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為空[齊賢曰]古辭有
怨歌行班婕妤
擬之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爲婕妤
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稀復進見成帝崩婕
妤充園陵薨宋玉笛賦武藝發沈憂曹子建詩
日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即此意毛詩首如
飛蓬[士贇曰]漢書班婕妤自鴻嘉後上稍淫內
寵稀復進見趙飛燕譖婕妤祝詛後宮及主上
遂退處東宮賈誼傳于嗟默默應劭曰默默不
得意也劉向新序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
氣不得形於顔色班婕妤作自悼
賦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
鷫鸘換美酒
舞衣罷雕龍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腸斷絃
亦絶悲心夜忡忡[齊賢曰]西京雜記相如還成
都以鷫鸘裘就揚昌貰酒史

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詩憂心忡忡【士贇曰】七啓雕龍蒜註曰言操修鄒衍之術若雕鏤龍文也此言雕龍者謂辯衣上之雕書龍文也桓譚新論神農削桐爲琴繩絲爲絃選七哀詩絲桐感人情樂府有苦寒行鮑照詩行子心腸斷詩云我心傷悲列子鍾期死伯牙絕絃又悲心更微此詩雖宮怨之體然寄興深遠怨而不誹其得國風之遺意歟

塞下曲六首【士贇曰】樂府遺聲征戍十五曲中有塞下曲

五月天山雪無花秖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齊賢曰】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士贇】崔豹古今註橫吹胡樂也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覃子赤之陽望行人十曲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劒直為斬樓蘭【齊賢曰】漢書傅介子齋金

帛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醉醉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立死【士贇曰】王微見上註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辨其聲用漢書傳介子傳樓蘭王嘗殺漢使者介子使大宛至樓蘭與其王飲酒皆醉使壯士二人刺之立死遂持其首還詣闕

其二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爲銜恩甚握雪海上飡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齊賢曰】過秦論曰并吞八荒師古曰八方荒忽極遠之地魏李伯謂張暢曰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暢曰若虜馬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戰國策衛燭過宛胄橫戈而進揚雄諫曰北狄不服中國未得安枕高寢【士贇曰】北荒見四卷古詩胡馬依北風古樂府飲

馬長城塞史趙世家百戰百勝之術漢書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乃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爲神迺徙武北海上無人處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破月氏事見前卷註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焉故高枕而自適漢書張良曰君安得高枕而臥楊雄解嘲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此並用其字

其三

駿馬似風飆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齊賢曰】古今註曰始皇七馬一曰追風謝靈運詩鳴鞭適大河九域志渭橋在京兆高陵縣距府東北七十里天官書昴曰旄頭正義曰昴一星爲旄頭胡星動搖若跳

躍者訓兵大起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漢宮室疏曰麒麟閣蕭何造又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閣蘇武傳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霍去病爲嫖姚校尉服虔音飄搖〔士贇曰〕鮑照詩白馬騂角弓鳴鞭乘北風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横橋架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横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象北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相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没水故置其象於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左思吳都賦喑啞則彎弓辭漢月者出漢塞而深入敵境也插羽者箭在腰也其字則出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輙露檄插羽但用其字而義各不同耳天驕事見三卷注

其四

白馬黃金塞雲砂遶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螢飛秋窻滿月度霜閨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無時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齊賢曰古今註曰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也易節卦彖曰苦節不可貞長楊賦曰來無邊城之災左太冲詩邊城苦鳴鏑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上林賦沙棠櫟櫧張揖注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士贇曰沈約宋書薛健據黃金城周禮春官三曰思夢沈約詩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楚辭編愁苦以爲膺鮑照詩實是愁苦節惆悵憶情親謝元暉詩曰故人心不見

其五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

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劒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齊賢曰】漢書匈奴至秋馬肥弓勁則入塞漢文帝叙傳曰龍荒朔漢莫不來庭龍沙謂龍庭之沙鮑明遠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漢高祖斬蛇劒十二年一磨礪刀常如霜雪後漢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日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超妹亦上書上感其言乃召超還【士贇曰】淮南子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揚雄長楊賦曰大兵四臨前漢文帝紀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鮑照詩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至郁城郁城距之引還士不過什一二上書乞罷兵武帝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也留燉煌帝益發十八萬給之水國莫不迎出食給軍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闐

其城四十餘日宛邑人共殺王毋寡持其頭至貳師貳師取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立昧蔡爲宛王而歸入玉門關者萬餘人馬千餘匹乃下詔封廣利爲海西侯

其六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劒起還召李將軍兵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

齊賢曰 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註漢北方流沙也楊雄䟽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說苑曰泰帝按劒而坐鮑照詩曰天子按劒怒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士贇曰 史匈奴傳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鄒陽書曰燕王按劒而怒李將軍傳匈奴入殺遼東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也避之數歲後漢地理志漢陽郡隴

州有大坂名隴坻左傳一戰而霸北史高琳爲後周名將周文帝宴羣公仍賦詩琳詩曰寄言竇車騎多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淨妖氛此六詩從軍樂之體也

來日大難 士贇曰來日大難者即古樂府善哉行亦曰日苦短也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遊

來日一身携糧負薪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 齊賢曰言始者貧苦今幸權樂當思遠圖仙人相存以下皆寓言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買薪墓間昔植善哉行日來日大難口燥脣乾韓詩外傳曰乾喉焦唇仰天而嘆灌夫傳曰竇嬰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容誅 士贇曰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千春事見一卷 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三山陸憩五

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塡東海強銜一木謝靈運詩越海凌三山五嶽泰山嵩山恒山華山衡山也黃帝乘龍上天抱朴子曰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乘雲駕龍上下大清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司馬曰蟪蛄寒蟬一名蝭蟧春生夏死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山海經赤帝女名女娃遊東海溺而不反化爲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塡東海史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班固荅賓戲曰淮南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抱朴子曰合金丹之大藥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見二卷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軒轅黃帝名莊子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

身柰何可以長久乎原卜居曰蟬翼爲重千鈞爲輕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毛詩箋蠅之聲

士贇曰 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疏曰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也鮑照詩途窮悔短計晩至重長生詩意謂黄帝猶知以道爲重師問廣成視天位猶蟬翼之輕以求長生久視之術而下愚之士乃戀戀浮榮聞道而笑亦可哀矣

塞上曲

士贇曰 樂府塞上曲者古征戍十五曲之一也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

齊賢曰 嚴尤諫王莽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唐實嚴傳序曰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唐太宗初即位頡利將十萬騎襲武功太宗與高士廉房元齡六騎出元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翼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于便

橋上突厥引退九域志鹽州五原郡領五原白
池二縣【齊賢曰】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
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
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
南屬京兆也漢書地理志五原郡屬朔方郡本
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達武時量降匈
奴五原塞王瓚詩朔風動秋草邊
馬有歸心鮑照詩將死胡馬跡

命將征西極

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華色【齊賢曰】前漢匈
奴傳應侯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
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匈奴
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燕脂西河舊事歌曰失我
閼氏山使我婦女無顏色【齊賢曰】漢書樂歌天
馬徠自西極漢書樊噲願以十萬衆橫行匈
奴中燕支山事見四卷幽州胡馬客歌註

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

波【齊賢曰】史記曰驃騎將軍過焉支千餘里封
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瀚北海名

史匈奴傳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謝靈運詩序貧心樂事既圖燕然山銘曰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史匈奴傳驃騎將軍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註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瀚海自一而還大海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謝玄暉詩江海既無波唐史突厥頡利自武德便橋既盟之後貞觀中太宗思雪此恥乘其國亂便乃命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節度六總管之師十餘萬征突厥靖率勁騎三千趨惡陽嶺襲定襄破之可汗於身道磧口走保鐵山靖督兵疾進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其國遂亡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漢矣初破定襄帝喜曰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北之恥矣亭見唐書李靖及突厥傳此詩是美頌一時愚德借漢爲喻也

玉階怨

〔齊賢曰〕謝朓玉階怨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士贇曰〕王僧虔技録相和歌楚調十曲有玉階怨太白此篇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晦菴所謂聖於詩者此歟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齊賢曰〕西都賦曰玉階彤庭西京賦金虎玉階漢書昭陽舍黃金塗白玉階傳長廣詩携手升玉階南都賦曰羅襪躡蹀而容與洛神賦羅襪生塵〔士贇曰〕漢書班婕妤為趙飛燕譖退處東宮作賦自悼云華殿塵兮玉階苔後漢大秦國以水精為柱食器水精簾以水晶為之如今之琉璃簾也

襄陽曲四首

〔齊賢曰〕樂府正聲清商曲有襄陽樂宋隋王誕始為襄陽郡元嘉末仍為雍州夜聞諸女歌謠因為之辭焉宋劉道彥為雍州

有惠化百姓歌之謂之襄陽樂非此也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太白此詞送史而已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淥水花月使人迷（齊賢曰）九域志襄州襄陽郡治襄陽縣楊惲曰人生行樂耳白銅鞮曲名淥水黃水也（士贇曰）樂府都邑三十四曲有白銅鞮歌亦曰襄陽蹋銅鞮何晏景福殿賦淥水浩浩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酩酊高陽下頭上白接䍦倒着還騎馬（齊賢曰）晉山簡鎮襄陽唯酒是耽諸習有佳園池簡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日高陽池時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問葛彊何如幷州兒（士贇曰）韻釋接羅白帽也接或作睫羅或作纚纚通作欐爾

琦註睫攡江東取白頭翅背上長翰毛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纕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緑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齊賢曰】峴山在襄陽南十里晉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不倦卒時年五十八帝哭之甚哀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祭亨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士贇曰】襄陽圖經漢江出自嶓冢謝靈運詩曰圖諜復磨滅

其四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齊賢曰】晉書習郁家有大池【士贇曰】南史垣崇祖傳曰自可拍手笑殺

大堤曲〔齊賢曰〕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張東之大堤曲曰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齊賢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士贇曰〕樂府襄陽樂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艶驚郎目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齊賢曰〕魏文帝詩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陸士龍詩髣髴眼中人〔士贇曰〕謝玄暉詩故心人不見思玄賦天長地久歲不留梁簡文樂府常歡林辭曰分手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西流

宮中行樂詞八首 奉詔作〔士贇曰〕樂府遺聲行樂四十八曲有宮中行樂詞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齊賢曰古詩盈盈樓上女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美女篇曰羅衣何飄飄左傳寡人生於深宮之中西都賦乘茵步輦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與以行李白外傳開元中沉香亭牡丹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士贇曰阿嬌金屋見前注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天文志紫宮垣十三星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洛神賦披羅衣之璀璨長門賦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

其二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

燕在昭陽補注曰十洲記承淵有金臺玉樓上林賦註翡翠大小如雀雄赤曰翡雌亦曰翠江淹詩列坐金釵側古今註鴛鴦匹鳥楚辭姱容脩態絙洞房陸機詩洞房結阿閣漢書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

其三

盧橘爲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補注曰上林賦盧橘夏熟櫻桃蒲萄羅乎後宮應劭曰伊尹書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大宛馬嗜苜蓿其國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漢使求蒲萄苜蓿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別館之傍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宮秦穆公女弄玉吹簫作鳳鳴鳳凰來止其屋謝靈運詩序曰賞心樂事士贇曰史大宛傳宛蒲萄爲酒

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前漢志絲曰絃竹曰管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馬融笛賦曰近世羌笛從羌起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荀子鳳凰啾啾其聲若簫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東都賦聖上觀萬方之歡娛

其四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着醉嫦娥

齊賢曰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李善註漢武故事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華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其妻姮娥竊之奔于月

士贇曰樂府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所作常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狎和爲詩太樂令採其尤輕艷者以爲此曲

其五

繡户香風暖紗窻曙色新宮花争笑日池草暗生春緑樹閒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 李賢曰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鮑照詩艷陽桃李節 士贇曰鮑照詩文窻繡户垂羅幕唐禮樂志天授鳥歌武后作也天授年踐鳥歌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昭陽殿名見前註長揚賦云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江淹別賦云羅與綺兮嬌上春

其六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艷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

女笑藏鈎【齊賢[illegible]曰】漢武故事上起明光宮三輔舊事挂宮內有明光殿成帝紀神光降集紫殿謝朓詩紫殿肅陰陰三秦記曰漢鈎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目為藏鈎風土記藏鈎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又曰為此戲必於正月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鈎賦曰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鈎為戲熱戲順曰彄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剩一人則往來於兩朋謂之餓鴟渚宮故事曰殷仲堪與桓元共藏鈎一朋百箬桓朋欲不勝推餘虎探左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屬疾在廨桓遣信請顧起射取虎探愷之來坐定語顧曰君可取鈎顧答曰賞百匹布顧即取得鈎桓朋遂勝

其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晚來移綵仗行

樂泥光輝 齊賢曰毛詩春日遲遲燕語曰唐制以宣政爲前殿謂之正衙紫宸爲便殿謂之上閤方北盛時宣政常朝日見羣臣遇朔望靈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門進羣臣隨之謂之喚仗入閤中世宣政不復御正衙立仗之禮遂廢揚惲書曰人生行樂耳

其八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齊賢曰漢書蕭何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史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山丘遲詩馳道聞風吹吳都賦嫋嫋素女韓詩外傳鄭交甫遵漢皐臺下遇二女佩明珠大如荊雞卵 士贇曰家語舜彈五絃

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女張衡思玄賦素女撫絃而餘音維摩詰經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

清平調詞三首

齊賢曰樂史序太白事曰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中弟子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承詔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龜年歌之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飲罷歛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學士士贇曰唐禮樂志平

調清調周房
中樂遺聲二三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齊賢曰】穆天子傳穆天子西登崐崘見王母日登巳至於羣玉之上先王所謂策府也楚詞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陸機前緩聲歌云北徵瑤臺女

其二

一枝穠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齊賢曰】孝成趙皇后本長安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微行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說之召入宮大幸許后廢立爲后後寵少衰樂史太白遺事曰白既爲此詞太眞嘗吟之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曰始以妃子怨李

白[illegible]
[illegible]舉如是邪妃驚曰何翰林
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
甚矣妃頗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卒為宮中所
捍而止【士贇曰】傳者謂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
以激怒貴妃予謂使力士而知書則雲雨巫山
豈不尤甚乎高唐賦序謂神女嘗薦先王之枕
席矣後序又曰襄王復憂遇焉此云枉斷腸者
亦譏其曾為壽王妃使壽王而未能忘情是枉
斷腸矣詩人比事引興深切著
明特讀者以為常事而忽之耳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
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齊賢曰】名花指牡丹
傾國指妃子沈香亭
以沈香為之如栢梁臺以栢香為之也傾國事
李延年歌並見前【士贇曰】太白詩用意深遠非
洞悟三百篇之旨趣者未易窺其藩籬晦庵所
謂聖於詩者是也清平樂詞宮中行樂詞其中

數首全得國風諷諫之體如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金殿玉樓不為延賢之地徒使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是諷其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趙飛燕事迹全相類蓋欲使明皇以古爲鑒如飛燕之爲漢禍水而不惑溺於貴妃也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是諷其與民同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遊是諷其輟遊宴之樂而臨政視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惑多不視朝故因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得諷諫之體太白繞得近君當時人所難言者即寓諷諫之意於詩內使明皇因詩而有悟其社稷蒼生庶有瘳乎豈曰小補之哉

鼓吹入朝曲

【士贇曰】鼓吹入朝曲即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中之鼓吹曲也太白命題添入朝字耳或者謂諷求王入朝而作

金陵控海浦淥水帶吳京鐃歌列騎吹颯沓引

公卿槌鐘速嚴粧伐鼓啓重城唐昇州今建康府楚共
王埋金故曰金陵謝元暉鼓吹曲金陵帝王州
逶迤帶綠水古今註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
岐伯作以建武揚盛德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
大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
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鐃歌鼓吹
一章以賜有功諸侯鮑明遠詩賓御紛颯沓樂
書曰梁陳田獵制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槌一鼓
爲一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
服金陵即今之建康也吳大帝自京口
徙此遂都焉建康志曰以其地接華陽金壇之
陵韋仲將景福殿賦淥水決決顏延年詩禁衛
徙吳京樂府漢晉有短簫鐃歌二十二曲騎吹
者即唐禮樂志所謂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後
漢以鼓吹爲軍中樂馬上奏之毛詩征人伐鼓
陳師鞠旅天子憑玉几劍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
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閑遨遊閬風亭濟濟雙闕

下歡娛樂恩榮齊職儀曰尚書憑玉几周禮天子左右玉几魏志功臣則賜劒履上殿萬石君傳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離騷登閬風而緤馬註閬風山名在崑崙上毛詩濟濟多士吳都賦曰朱闕雙立選詩朝野多歡娛孫綽天台賦雙闕雲聳以夾路鮑照詩雙闕似浮雲士贇曰詩云以遨以遊司馬相如大人賦登閬風而遙集兮張揖曰閬風在崑崙閶闔之中此篇全得國風之體其爲諷求王璘入朝無疑末句歸美朝罷休閑歡娛如此恩榮如此其氣槩亦可見矣

秦女休行

古詩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擬之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羅袖灑赤血英聲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壻為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㫖履

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何慙聶政姊萬古共驚嗟

陸機詩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劉琨詩右手携龍淵揚脩箋日流千載之英聲陸機詩輕舉乘紫霞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鮑照詩雞鳴關吏起羽獵賦曰前後要遮易云履虎尾不咥人亨漢書爪牙信布唐百官志中尚署令掌供赦日樹金雞於仗南竿長七尺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絳幡長七尺承以綵盤維以絳繩將作監供焉擊㭊鼓千聲集百官父老囚徒坊小兒得雞首者官與鏹購或取絳幡而已書呂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史聶政爲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破面抉眼自屠出腸遂死韓取聶政尸暴於市購問莫知誰聶政姊榮聞如韓市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

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娣亦列女也士贇曰漢刑法志詔獄逮繫長安王商傳詣若盧詔獄救乘七發曰此戲猛獸之爪牙也此言勇於褻仇冒犯刑憲如履虎尾而不畏落虎之爪牙也隋書曰禮儀志齊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門外之右集囚於闕前撾鼓千聲釋焉

秦女卷衣

齊賢曰樂府解題有秦女卷衣言卷衣以贈所歡莫篘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士贇曰樂府遺聲佳麗四十七曲有秦女卷衣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水至亦不去熊來尚可當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願君采葑菲無以下體妨齊賢曰漢書蕭何作

未央宮西都賦紫宮是環春秋元命包曰紫之
言此也宮之言中也外國傳斯調王作金牀上
天竺佛精舍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漢書元帝行幸虎
圈鬬獸後宮皆作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
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
問何故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
座故以身當之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蔓菁
菲土瓜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
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士戴
圖劉向列女傳曰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
遊留夫人漸臺上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
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
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沉
水而死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止出晉傅咸
螢賦之意賦曰不以資質之鄙薄兮欲增燿乎
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
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大光兮退
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於跡外而盡誠
此用其意亦比興之作焉觀其末章亦微而顯

乎江淹詩恩紀被微身
潘岳詩微身輕蟬翼 三三

東武吟 一作出東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 [illegible] 東武吟即樂府正聲東門行也晉樂奏古辭云出東門不顧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拔劒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餔糜斯足不求富貴也太白詩則自述其志也又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東武吟亦曰東武琵琶吟行 三三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 [illegible] 好古 尚書序博雅君子孟子曰同乎流俗陶潛詩賢達無奈何漢書酈生長揖不拜左思詩功成不受賞楚辭睎白日兮皎皎左思詩皓天舒白日曹植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垂三光之明實在陛下 三

恭承鳳凰詔歘起雲蘿中

清切紫霄迴優游丹禁通【齊賢曰】事始曰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
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口而頒行梁簡文賦曰
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史記景帝居禁
中禁中門户有禁非侍御不得入【士贇曰】賈誼
賦曰恭承嘉惠兮晉書晉元帝践祚凡諸侯
奏批之曰諾草書若字字尾如鳳尾
故云鳳尾詔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君王賜顏
色聲價凌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
麗絕景錦衣入新豐【齊賢曰】顏延年赭白馬賦
曰聲價隆隆孟子曰今乘
輿已駕矣東京賦樹翠羽之高蓋孫子曰金城
十仞史記金城千里上林賦曰扈從横行出乎
四校之中明皇嘗賜太白錦袍【士贇曰】史范睢
傳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鮑照詩輝石
亂煙虹後漢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
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千乘萬騎名曰
鹵簿楊雄甘泉賦於是乘輿乃登夫鳳凰兮而
翳華枝流星旄以電爥兮咸翠蓋而鸞旗高唐

賦曰蜺爲旌翠爲蓋史李斯上書曰中廐之寶
馬臣得賜之漢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
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
夜行今子何如新豐見四卷註

依巖望松雪

對酒鳴絲桐因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羨

片善清芬播無窮

齊賢曰顏延年詩倚巖聽緒
風又曰山明望松雪謝宣遠
詩中堂起絲桐漢成帝時揚雄從上幸甘泉還
奏甘泉賦以風選詩片善辭草萊咸陽秦漢所
都今京兆咸陽縣是王公乃諸王三公也士贇
曰曹孟德詩對酒當歌謝莊月賦絲桐練響陸
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書微子之命與國咸休
永世無窮孟子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
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

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

蓬賓客日疏散玉樽亦已空

齊賢曰西都賦承
明金馬著作之庭
史記宦者門傍有銅馬故謂金馬門商君書曰
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士贇曰漢

書公孫弘傳待詔金馬門評見一卷史孟嘗君
發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
固然也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漢
書孔融喜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嘗歎日坐上客
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
憂矣此反其意而用之

才力猶可倚不慙世上

雄聞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

黃綺翁【齊賢曰】司馬相如傳昆弟諸公更謂王
孫曰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
左思齊都賦註東武太山皆齊之士風絃歌謳
吟之曲名也【士贇曰】史刺客傳聶政曰士為知
己死此詩乃太白放黜之後作此以別知己者
抱才於世始遇而卒不合見知而不見用卒章
冃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
黃綺翁惓思不忘之意悉然見於辭外亦可慨
嘆也
矣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士贇曰】樂府遺聲佳麗四

十八曲有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蓋古有是事也

叢本崇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彫歇【齊賢曰】御覽云趙武靈王起崇臺九域志叢臺在磁州滏陽郡揚蛾蛾眉也杜預注左氏歇盡也鮑照詩容華坐消歇【士贇曰】崇臺在邯鄲蓋趙女也漢書高后紀趙王宮崇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曰叢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宋玉神女賦眉聯娟以蛾揚兮又神女賦嬅乎如花温乎如瑩鮑照詩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梁庾師成詩坐使紅顏歇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齊賢曰】西京賦金戺玉階宋玉高唐賦旦爲朝雲暮爲行雨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前漢音義曰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毛詩明發不寐【士贇曰】江淹別賦應門閉兮玉階苔曹植詩朝雲不歸山邯鄲趙都城長門賦下

蘭臺以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晉書宋纖傳門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張衡詩路遠莫至倚惆悵表叔詩沉憂懷明發此詩太白既黜之作也排借此發興叙其睽遇之始末耳然其辭意睠顧宗國繫心君王亦得騷之遺意歟

出自薊北門行【齊賢曰】鮑明遠有出自薊北門行註薊故燕國【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出自薊北門行太白此詞則必爲開元天寶之際命將征伐吐谷渾奚怒吐蕃而作也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齊賢曰】羽書羽檄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慶子陽詩羽書時斷絕風俗通曰文帝時烽火通甘泉詩云戎車既安【士贇曰】北荒及胡星見四卷註前漢高帝紀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

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
疾速也陶潛詩從如流電驚鮑照詩羽檄起邊
城烽火入咸陽虎竹符名見前塞下曲註鮑照
詩分兵救朔方又要途問邊急詩云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

明主不安席按劒心飛揚推轂出猛將連

旗登戰場兵威衝絕幕殺氣凌穹蒼

齊賢曰鮑照詩天子
按劒怒古遣將出征伐人君親推其轂曰閫以
外將軍制之謝萬曰四坐皆猛將史記匈奴傳
單于益北絕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
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士贇曰晉書景帝紀
景帝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弟
之知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
而文帝不能安帝此用其字漢鄒陽傳莫不按
劒而相眄者說苑秦始皇按劒而坐楚辭心飛
揚兮浩蕩漢書馮唐曰古之王者遣將也跪而
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
國策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漢書大將軍青驃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濆

圍西北道走史匈奴傳處北地寒殺氣早降爾雅穹蒼天也列卒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冬風沙緊旌旗颯彫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齊賢曰七命曰赤山之精出自薊北門行曰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又曰旌甲被胡霜詩悠悠旆旌士贇曰唐地理志開元二年復置松漠都督府領州八以伏部分置赤山州紫塞事並見四卷注江淹詩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齊賢曰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士贇曰西京賦彎弓射乎西羌史匈奴傳匈奴官號置左右賢王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傳介子斬樓蘭王事並見前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日撐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爲撐黎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撐黎

孤途單于種落者謂宗種部落也北史高琳詩曰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此詩天寶巳前之作也有頌之體焉

洛陽陌 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洛陽陌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齊賢曰楚辭厭白玉以為面兮懷琬琰以為心 士贇曰曹植詩借問誰家子古詩回車駕言邁天津橋名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水經曰水北為陽洛陽洛水之北

北上行 士贇曰樂府征行曲太白此詞則言從軍征役之苦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崗 齊賢曰九域志太行山在懷州西京賦曰下嶃巖以岨齬魏武苦寒行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

士贇曰西都賦凌蹬道而超西墉西京賦蹬道邐倚而正東註蹬道閣道也高唐賦登巉巖而下望兮素據詩高巖暨穹蒼詩云陟彼高崗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劒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齊賢曰此詩乃祿山初反時作也鑿齒指祿山奔鯨指史思明崔乾祐之徒謂元暉詩曰奔鯨自此曝長楊賦曰鑿齒之徒相輿磨牙而爭之應邵淮南子註曰堯時窫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窫窳類貙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士贇曰繁欽述行賦曰茫茫河濱實多沙塵尚書宅朔方曰幽都唐地理志有幽州范陽郡大都督府縣名幽都鮑照詩烽火入咸陽分兵救朔方漢書地理志武帝開朔方郡殺氣見前註袁淑詩曰四面各千里縱橫起嚴風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慽冰雪裏悲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

膚劇枯桑汲水澗谷阻採薪隴坂長士贇曰劉楨詩冰霜正慘愴魏文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又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陸機詩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漢書民謠曰一尺布尚可縫淮南子布衣掩形鹿裘禦寒曹植詩毛褐不掩形涅槃經曰其樹陳朽皮膚枝葉悉皆脫落惟真實在魏武帝枯桑知天風翰曰枯桑無枝葉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張衡詩曰欲往從之隴坂長

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飡飢飲零露漿歎此北上苦停驂為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顏覩天光齊賢曰古詩還顧望舊鄉陸機詩曰飢待零露飡士贇曰古猛虎行辭云飢不從猛虎食陸機詩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飡書王道平平謝靈運詩開顏披心胸按北上行者征行之曲言行役者之苦也太白此詩其作於至德之後乎隱

然有國風愛君憂國勞而不怨厭亂思治之意讀者其毋忽諸

短歌行

士贇曰樂府詩古皆有此詞言人壽不可得長思與知交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太白此詞雖擬之然其辭意則出於騷肆為誕辭以寄與而已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齊賢曰陸士衡歌曰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劫祉也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麻姑見王方平年可十八九頭作三角髻餘髮散至腰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有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

今雷是也春秋命暦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
陽駕六龍以上下楚辭曰馳六龍於三危兮朝
西龍於九濱離騷曰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
於扶桑毛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兮小司命
日援北斗兮酌桂漿淵明歸去來詞曰富貴非
吾願 十貳曰 曹植詩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
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蒼穹天也楚辭莽茫
茫之無涯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韓康伯
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也麻姑鬢成霜
事未詳所祖恐只大人賦西王曜然白首之推
也神仙傳天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
接天為之笑所以為電選詩廻車駕言邁

空城雀

十貳曰 天際先生樂府遺聲序
韻曰遺聲者逸詩之流也今以
義相從分二十五正門二十附門總
四百十八曲無非雅言幽思當採其
目以後可考今採其詩以入京聲樂
府内鳥獸二十一曲有空城雀却不
言所始太白此詞則假雀以興孤介
之士所安於命義幸得祿仕以自養尚

避讒妬之患足矣不肖依附權勢喻分貪求也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鷦鷯羣，不隨鳳凰族。

齊賢曰 詩云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東晳詩嗷嗷林鳥受哺于子毛詩義疏曰桃蟲今鷦鷯微小黃雀也方言曰桑飛郭璞註曰即鷦鷯也關東謂之工雀又云女工又云巧婦又云女匠張茂先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屈原惜誦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 士贇曰 莊子云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大戴禮羽蟲三十六而鳳凰爲之長說文明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爲朋黨也

提攜四黃口，飲乳未嘗足。

齊賢曰 家語曰孔子見羅者所得皆黃口 士贇曰 劉向說苑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可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食君糠粃餘常恐烏鳶逐【士贇曰】劉向新序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夫取倉之粟而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食之粟也粟之在倉與民於我何擇莊子曰播之揚之糠粃在前又在上爲烏鳶食恥涉太行險羞營覆車粟【齊賢曰】歐陽堅石詩不涉太行險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爲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士贇曰】呂氏春秋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淮南子註曰太行山在河内野王縣北也選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天命有定端守分絶所欲【齊賢曰】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士贇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陶潛辭曰樂夫天命復奚疑謝宣遠詩

來晨無定端

菩薩蠻

士賛曰按此二詞至今其調猶存其所自始乎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士賛曰謝玄暉詩遠樹曖芊芊生煙紛漠漠謝靈運詩林壑變暝色古詩明月照高樓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士賛曰詩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陸機詩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士賛曰古樂府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灞陵見前註樂游原上

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

家陵闕【土賞曰】西京雜記漢有樂遊苑陸機思歸賦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於洛渭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五